



提起沙漠,总让人在敬畏中充满好奇。特别是位于新疆,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更是充满了诱惑。每次打开地图,面对这片神秘的区域,我都会有一种冲动……

不久前,我和几位朋友驱车来到新疆,准备穿越这片沙漠时,心里非常激动。车在580国道上行驶,这是一条从阿拉尔市到和田的沙漠公路,全长有400多公里。此时,我比两天前行走在天山独库公路时还要兴奋。车开过塔里木河大桥,马上进入沙漠,路两旁的树木和草渐渐稀少了,周围的颜色一下子变得单调了许多,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荒无人烟。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前方的景色一览无余。眼前的公路,像一条深灰色的绸带飘向远方,也将我的思绪带向大漠深处……想起古时候穿行在大漠之中的商旅,他们将脚印深深印在大漠里,驼铃声在旷野里回荡,后面留下寂寞的身影……

塔克拉玛干这片国内最大的沙漠,在世界上也鼎鼎有名,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总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它的广阔超出了我的想象。这片位于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像一个被大自然遗弃的孤儿,三面分别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环抱,无情地挡住了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气流,使得这里的降雨量很少,而蒸发量却很大,沙尘暴经常光顾。水在这里俨然成为“奢侈品”。据考证,几百万年前,这里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是鱼儿的家乡、鸟儿的天堂,这不由得令人感叹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处起伏的沙丘,让我想起大海的波涛。我抬头透过车窗望着阴沉的天空,这时忽然下起了小雨,身旁的当地司机师傅说:“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少有的天气,被你们赶上了。”车里的人一阵兴奋。雨水虽然不多,但是压了扬沙扬尘,空气清新了许多。

车在行进中,我看到路两旁有身着工装的养路工人,用和铁锹相似的工具,将有几寸长的干芦苇用力插入沙土里,围成一个一个方格子。我这才发现,原来公路边有许多这样的方格子,顺着公路向远处延伸。司机师傅告诉我,这方格子是用来防沙固沙的,它们看似微不足道,当连成片

“永久黄”团体是以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主组成的集实业与科研为一体的企业集团,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于民国初年在塘沽创办。

塘沽地区原为临河而居的渔村,居民一直以打鱼晒盐为生。1898年由于海河淤塞,重载船不能抵达天津紫竹林码头,淤在塘沽卸货,使塘沽市面日渐繁荣起来。到民国初年,由于海河的截弯取直和治淤工程,轮船可以直达天津,往来船只

只在塘沽加煤,没有卸货业务,码头业务量大幅下降。自久大、永利两厂成立后,塘沽地区人口逐年增加,在此之前,塘沽居民不过千余人,至1927年,仅久大、永利及大沽造船所三厂工人就达两千人以上。人口的增加也带动塘沽零售粮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之店铺生意日益兴旺起来,市面渐渐繁荣起来。街上常可见英美烟草公司“大婴孩”“哈德门”“红锡包”的香烟广告,还有日本的“仁丹”“大学眼药”“老鸱眼药”等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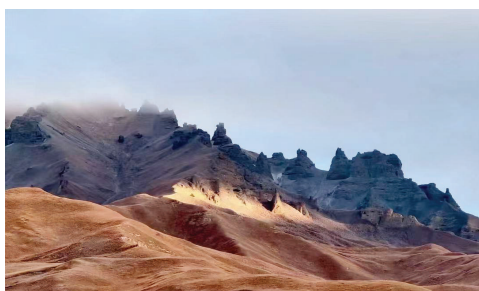
久大成立以后修筑马路,供给全镇电灯,附近村庄搬过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聚集效应。久大1920年的业务报告中提到:“工厂方面建筑云起,产量倍增,机器均改用电力发动,气象顿觉一新,并将有余电力供给塘沽全村数百用户。京奉铁路延长十余里,其不假力外人,使附近村镇能于黑夜中快睹光明者,仅吾久大所在之塘沽一村耳。”

永利的地基就建在“泽国”之上,地面全是水坑,历经一年才将水坑填平;之后建设了食堂、工人宿舍、图书室、游艺室、理发室、浴室、洗衣房、运动场、游泳池、医院、学校,地方日趋繁荣,人口也逐年增多。附近商店住房多为久大产业,河边之码头毗连街市。塘沽全域电力都由永利供给。1929年,永利新厂新建,前新村建成后,1930年建成中新村,1933年建成后新村,均为职员住宅,村西还辟有山水桥亭公园。交通方面,每日有火车开往天津市区等地,还有以汽油为燃料、挂有三节车厢的“汽油车”每日往返天津市区和塘沽。另外,还有小火轮沿海河往返天津市区和塘沽。在久大成立20周年之际,在时人的观察中,将塘沽比之于上海和天津:“市场繁荣,生意繁盛,码头林立,商船密布,于声音嘈杂之中,仿佛置身上海,市场之发达,可见一斑”“人口的增加,市面的繁荣,社会经济力的助长,也不亚于小天津”。

天津的纺织业在1915年以后陆续建立了六大纱厂。至1922年,这六大纱厂的资本额已达198万元,拥有纱锭246072枚,布机760台,职工11560人,产纱137100担。有些厂纯益率高达26.5%(北洋)或26%(华新)。鼎盛时期6家纱厂的资本达2000万元,工人13000余人。纺织业内部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针织业、

穿越塔克拉玛干

张景云



的时候,就像一道道坚固的“城墙”,为公路挡住了那些流动的风沙。我感到惊讶,不由心生感慨: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默默奉献。望着那些养路工人的背影,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司机师傅接着说:“这看似无人的沙漠里,其实有许多人在守护着。”在东南另一条纵贯沙漠的公路旁,每隔几公里就建有一个水井房,有上百名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沿途的水井房里,负责防沙林的浇灌,以保障公路的畅通。他们常年生活在沙漠里,虽说有人定期为他们送饮用水和食物,可这里风沙弥漫,没有通讯信号和娱乐活动,条件非常艰苦。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坚守,才使沙漠公路有了生机和活力。司机师傅的话让我深思,开始重新打量眼前的沙漠,觉得荒凉中有了生命的温度……

车开出几十公里后,在一处观景台附近停了下来。这里有骆驼和仙人掌的雕塑,远看如真的一般,让寂静的沙漠里有了一些生气。沿着观景台上的木栈道缓缓前行,看到一簇一簇的骆驼草,样子虽不是很绿,但在这片干涸的沙漠里顽强地生长着,让跋涉者看到了希望。远处生长着几棵粗壮的胡杨,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它们依然是枝繁叶茂,令人肃然起敬。胡杨有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美誉,

其生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植物本身存在的价值。这些沙漠里根系十分发达的植物,忍受着干渴,仅仅靠一点水,就能生存下来,以此来诠释着生命的力量。我轻轻抚摸着眼前这棵胡杨树,指尖在它粗糙的皮肤上滑过,那一刻,胡杨树的生命力也触动着我的心。在沙漠里,无论是眼前的胡杨,还是远处沙丘里的骆驼草、沙棘、红柳等植物,它们都以独有的方式挑战着生存极限,并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位置。看来沙漠不是生命的禁区,而是对生命的筛选之地……

车在大漠深处疾驰,路上很少见到车辆和行人,只有车轮在路上孤独地奔跑,望着远处,心中不免有些孤寂。想到当年玄奘法师为取得真经,独自一人穿越茫茫大漠,在缺粮、断水、迷路的生死关头,他依然没有放弃西行的念头,面临生死考验,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心中的那份执着。

雨渐渐停了,汽车在一片起伏的沙丘前停了下来。我下了车,举目远望,连绵起伏的沙漠向着远处延伸着,在目力所及的地方与天融为一体。我踩着松软沙子,一步步向着大漠深处走去,独享与天地对话的感受。据说,有的探险家曾尝试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1949年12月,解放军战士们就是顺着这

条与和田河毗邻的路一路向南,成功穿越了大沙漠,解放了和田。我想起那句话:一个人能够走得更快,而一个团队可以走得更远。望着远处,风不断从脸颊边拂过,仿佛带走了尘世的喧嚣,给心中留下一片沉寂。忽然觉得沙粒似在脚下流动,那是沙漠所独有的肢体语言,心中有一种无以言表的亲切感,那一刻,我如同穿行于宇宙之中,时间也仿佛凝固了。一阵阵的风从耳边吹过,我好像听到从大漠深处传来的心跳声,感受着它粗重的呼吸,体验着心中既孤独又自由的感觉和生命的律动。我吃力地爬过一个又一个沙丘,弯腰捧起一把沙子,它们仿佛穿越了遥远的时空,来到我的面前,每一粒沙子都是那样的渺小,就如同在这浩瀚宇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棵草,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渺小不等于卑微,这让我更加尊重和珍惜生命……

汽车继续在沙漠中奔跑,不知不觉已经完成一多半的行程。路边的指示牌告诉我们,前面就是服务区了,此时大家感到有些疲乏。大漠之中的服务区,虽说设施简单,但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不仅有吃饭、饮水、加油的地方,露天的摊位上还有各种新鲜水果,如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梨、喀什的无花果、吐鲁番的葡萄和哈密瓜,等等,都是新疆各地的特色水果,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能见到,颇为亲切。服务区里还可以看到葱郁的树木和茂盛的花草,如果不是远处沙漠的提醒,我还真以为置身于一片丰饶的绿洲之中。

通过和服务区人员交谈得知,这里的水来自地下,原来沙漠下面有丰富的水源,而食物和生活用品都是从相隔几百里路的和田运来的。为了给穿越沙漠公路的游人及车辆提供必要的服务,他们常年居住在此,让行走于沙漠公路的人到了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离开服务区,汽车继续向南行驶。我有些困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已是黄昏时分,浑圆的落日出现在地平线上,天地之间更显得苍凉与壮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车上的一位朋友随口背出王维的诗句。不一会儿,我隐约看到前方有一片高大的建筑,像是厂房,接着是一片绿洲出现在视野里,路两旁有树叶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们招手致意。终于走出了这茫茫的沙漠,也走过一段人生难忘的旅途。此时,我回过头望着远处,向苍凉的大漠投去深情的一瞥……

梁崎(1909—1996)是一个文人,一个擅长水墨丹青的文人。6岁入私塾启蒙,18岁中学毕业后回到私塾任教——这样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梁崎打下传统文人的根基,或者说,他接受过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具备成为传统文人的基本条件。他对各类经典涉猎广泛,从先秦诸子著作到历代史书、文集皆有浏览,且喜欢将典籍里的故事以文言文的行文语法作以解读重释,《梁崎文集》中就收录了53篇拟古文。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以及散文、随笔,语言简洁,四字成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严谨地承袭了古代白话文遣词造句的风格。如此文风亦被梁崎运用到题画诗跋中。打开梁崎的画,文人气象溢满纸面,不仅画风属于文人画一类,跋文、诗词以及有感而发的议论、点评,更反衬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气质。

梁崎用文人治学的严谨态度来研究技法、画理,对历代画论有细致深入的研究,且不泥古,自元代以降,文人画上题跋的内容逐渐丰富,除题画诗外,绘画理论和见解大段题于画上,成为文人画创作的重要特点。梁崎在题跋中亦记录下对历代画家的大量点评,见解独到,成一家之言。这源自他阅读古今的才学、治学严谨的态度、时代造就的阅历以及对生命性灵的参悟。他已经悟到了大千世界的真如所在。所以,有人评价他的画高深,高就在他超越了技法的框架而随心所欲,深就在于他触摸到了灵魂层面又抽象概括。

在开阔的眼界和深入研习的基础上,梁崎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妙兼南北”的守正创新之路。他将创新思路记录于《题云峦客话图》上:“用南宗剂,关画法走北宗,复夏意。突破前人樊篱,自为面目。今后合二宗,别具炉冶,以为起点,书之以验将来。贻腹时年六十二岁。”将南北二宗融合起来,用南宗剂法、关全的画法来表现北宗马远、夏圭的意境。这又是一个衰年变法的案例。他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终获可喜成就,在其《陡壑闲居》《山斋清话》《三峡帆影》等作品中,南北宗的笔墨结合得恰如其分。

写诗是传统文人的必修课。梁崎是诗人,近体诗格调高古,气韵上追宋元。诗以绝句为主,律诗占比不高,五言为主,七言数量不多。有时兴之所至,写些俚句,只为抒情表意,不去讲究平仄押韵的章法。但无论是近体诗还是俚句,都有一个共性,即充满情感。题画诗为画面之余韵,乃作者之心声,倾注在题画诗里的情感又为画面增加了一层更浓郁的底色、更深刻的内涵。

梁崎善于利用题画诗来提升画的格调,使其作品更为可赏、可谈、可品。“桥边小径接林幽,一带红墙古寺幽。乞食山僧持钵去,梅花庭院净于秋。”这首小诗写在梅石图上,瞬间将画面的场景拉宽到更大的尺幅。画中心一石一梅似乎来自僻静清幽的山中古刹,梅花的香与林间的绿、寺墙的红相互映衬出的禅意,都成了托钵僧的背景。他博古通今,诗中善于用典。《山寺远钟图》上有一首题诗:“寥寥寒岭上松,风回听得有疏钟。山僧不管门前事,一任闲云过别峰。”首句中“寥寥寒岭”取自清代宋琬《秋霞圃杂咏》中的“寥寥鸣寒岭,凭高闻吹风”。

古人诗词中的意境成为梁崎绘画创作的灵感来源。用前人的诗和自己的画进行搭配组合,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有一幅竹石扇面,上题两句诗:“偶遇伶仃制为笛,春风吹出太平歌。”便是取自吴昌硕《竹石图》两首题诗中的一首:“一竿寒绿影婆娑,雪后萧萧近水波。偶遇伶仃制为笛,春风吹出太平歌。”他还善于借用古人的诗句为作品点睛,如《山泉绕村流》取自宋代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的意象。

赏梁崎的画,品其跋文,仿佛在面对一位古人,一名隐士——他正是褪去了人间烟火、隐居于闹市陋巷的大隐之人。梁崎的山水画,有远山近水的浩渺,有一河两岸的疏阔,有茅舍小径的清幽,有渔樵耕读的闲适,笔墨都散发着自然的味道,处处皆诠释着隐逸的调性,很朴素、不浮夸。

在梁崎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陶渊明,他把陶诗的意境写入画中,再配上自作的陶意诗,成为其山水画创作的一种类型。他的自作诗中表达最频繁的就是陶诗意象,如俚句“耕锄在鸿蒙,结茅自为屋。但识桑麻乐,不问秦汉事”“僻僻尘生器,结庐山身处。日暮耕事歇,读书语吾徒”,等等,皆是配合画面主题创作的题画跋。“结庐”与“结茅”二词出现的次数很多,仅在《烟江载酒图》题诗八首中就出现四次。他用诗和画构造出自己的世外桃源,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他便成了陶渊明。

梁崎的画归为大写意一类,殊不知他的诗、文、书法亦同属于大写意。书法是传统文人的基本功,梁崎在书法上也造诣颇深。观其数篇楷书散文及拟古,功力深厚,行文流畅,不追求装饰效果,乃典型的文人书法。观其画中之跋文,布局错落,风格与画面呼应有致。画风淡雅疏旷者,字体隽永,略显收敛;画风奔放雄浑者,字体开张,放纵不羁。当别人还在研究笔法时,他使用无锋画笔写字,更是大笔小字,信手拈来,自如洒脱。

梁崎的画气象雄浑、意境悠远,有石涛、八大之风骨;诗文遣词平和、造句恬淡,有渊明、摩诘之余韵;书法功力深厚,朴素洗练,有鲁公(颜真卿)、傅山之古拙。三者结合恰到好处,化繁为简,使其画已入化境。这些皆源于其多年研学积淀下来的文化修养,体现出独具一格的文人气质。



刘悦蕾

文人梁崎

诗四首

王福海

题大运河静海段

千里长河万古慷,跨江连界串京杭。旗开漕运乾坤转,船载商流社稷昌。一梦扬州三月盛,九宣静海百屯香。风催柳色天津渡,又见千帆水上扬。

五大道小洋楼礼赞

华彩盈芳数小楼,千经万里解春秋。高穹圆柱别韵,雅室豪宅道古悠。谢墅仁人堪玉粹,寒天红叶自风流。是非功过尘烟落,车水马龙招客游。

又见盘山

远望青鸾飞黛墨,层林尽染染婆娑。蓝天夹雪披纹绣,芳草爬坡滚碧波。奋起一杆珠玉落,徐行万步绿萝萝。霜华红叶三秋后,又见盘山满是歌。

美哉生态城

东堤彩带映长天,南苑云桥望舰船。锦簇花团穿绿谷,芳林紫陌丽青川。风光永照千秋日,鸥鹭为邻万顷园。以往荒郊非寸草,而今农户尽幽兰。



携琴访友(中国画) 曾昭国

万昭、万黛姐妹合著的《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不仅是对父母生活的回忆,更是一部充满历史与情感厚度的作品。作为曹禺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这本书在叙述方式上突破了单一维度的传记模式,通过个人视角讲述戏剧大师与其伴侣的复杂情感世界,赋予了研究曹禺作品及其创作环境的新思路。

本书叙述的一大亮点在于对细腻情感的多层次呈现。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昭与万黛以第一人视角展现了父母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关系。通过细节化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曹禺与郑秀之间既热烈又痛苦的爱情。尤其是书中对《雷雨》创作背景的叙述,将郑秀对曹禺的创作支持从感性层面转化为学术意义上的情感倾向分析,由此可见,郑秀不仅是曹禺的伴侣,更是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或“灵感缪斯”。

郑秀在《雷雨》创作过程中的陪伴,以及在曹禺创作巅峰期对其艺术理想的理解与支持,为曹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依据。书中提到郑秀如何通过细腻的观察、生活的观察与情感的共振,帮助曹禺刻画剧中人物性格。这种细节丰富了对《雷雨》等经典作品背景的认识,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作为家庭记忆的延续,本书通过大量书信与回忆片段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这种叙述方式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使曹禺这一人物形象不再是一个戏剧史上的孤立符号,而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个缩影。例如,书中对“文革”期间曹禺经历的详细描述,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也通过女儿的视角探讨了艺术家

情感与历史的交织

——读《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有感

杨一丹



内心世界的脆弱与挣扎。这种对个人生活与社会互动的记录,打破了传统戏剧人物传记的叙述方式,为学术界研究话剧创作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素材。书中收录了近百封曹禺、郑秀与女儿之间的私人信件,构成了另一维度的叙述。这些信件不仅补充了曹禺家庭生活的细节,还展现了曹禺作为父亲、丈夫和戏剧家的多重身份冲突。例如,曹禺晚年给女儿万黛写信,坦露对家庭成员的愧疚与对创作力衰退的无奈。这些信件是最真实的现场记录,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情感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这些书信还引导读者重新思考艺术家与家庭、社会的关系问题。信件中充满了对孩子的牵挂和对创作的执着,这些情感交织勾勒出了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曹禺形象。

书中还大量引用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如家庭照片、剧场记录和手稿照片,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使文本更具历史厚度。影像资料不仅为文字叙述提供了视觉化的支持,还增强了读者对曹禺生活环境和创作过程的感性认知。尤其是郑秀的《烟云录》手稿以及他们夫妻

间的照片,使得这段感情更加生动具体。这种图文结合的叙述方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补充,也扩大了大众对书籍内容的接受度,为非专业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切入点。

此外,通过对曹禺婚姻关系的分析,本书还揭示了艺术创作与个人情感的复杂关系。例如,书中提到曹禺与郑秀的婚变不仅对两人产生深远影响,也直接关系到曹禺后期创作状态的变化。这种从个人生活出发探讨艺术家创作背景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书为研究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动力和社会背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可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深化对艺术家创作规律的认识。

总之,《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家庭回忆、社会背景和艺术创作三者紧密结合。书中通过对情感关系的细致描写,对历史背景的交叉叙述以及对艺术创作的深度解析,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曹禺形象。这本书不仅是家庭记忆的珍贵记录,也是研究曹禺戏剧创作不可或缺或可或缺的史料和参考文献。其学术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戏剧人物传记的局限,从情感、历史和艺术等多个维度为曹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带来启发。

『永久黄』团体发展对天津的贡献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十三)

任云兰



津上丛话